

# 母亲的眼睛

母亲的外祖母60岁以后陷入黑暗,母亲的母亲50岁以后双目失明,母亲今年35岁,她7岁的儿子,双目炯炯有神。然而,母亲总为他担惊受怕。有时候,夜里打一个寒颤,突然醒来,浑身被汗水浸透。

假如顺其自然,母亲知道,她将会变成盲人,她的儿子也将会变成盲人。是可怕的家族遗传,避不开,逃不掉。

可是母亲又有几分庆幸。几年以前她找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名医,医生告诉她,她和她儿子的眼睛,完全可以通过手术医好。手术越早越好,医生对喜极而泣的母亲说,特别是对于你的儿子。然后,他为母亲开出一个天文数字的手术费用。那数字令母亲眩晕,母亲想也许她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

母亲开始疯了般地赚钱。每天她需要在工厂工作八个小时,下了班,回家安顿好儿子,又要去雇主家中做两个小时的钟点工。从雇主家出来已经很晚,母亲拖着她极度疲惫的身躯,还要赶去另一位雇主家……母亲的工作时间远在十二个小时以上,每一天,母亲都在严重透支自己的体力和健康。她吝啬地对待每一分钱,她知道,每省下一分钱,她的

儿子距离手术台,就近了一步。

她的视力每一天都在下降。世界变得愈来愈模糊,每一天,她都会有短暂的完全失明的时刻。有时候,正上着工,她的眼前突然一片黑暗,就连近在咫尺的卡刀都看不见。母亲不得不停下来,扶住墙,让她的视力慢慢恢复。好几次,母亲差一点将她的手,塞进飞速旋转的锋利的刀口。

母亲知道自己即将失明。母亲还知道她必须要赶在完全失明以前赚足儿子的手术费。她跟医生谈过,医生说你和儿子现在的情况,你的眼睛才是当务之急。她说不,我想让我的儿子动手术。医生说你的儿子还小,现在动手术虽然是一佳时间,但他总还有机会。可是你不一样,如果不动手术,你将肯定变成瞎子,不会有任何补救的机会。她说我知道,可是不可能赚够两个人的钱。现在只有我能够挽救自己的儿子……再说儿子长大了,我要不要眼睛,也就无所谓了。

她继续发疯般地赚钱。她甚至又接了一份洗衣服的工作。她努力不让她的上司和雇主知道她的眼睛即将看不见了。她用一个女人能够想到的所有手段来掩饰自己。她凭听觉工作,她凭记忆走路,她用一个个模

糊的黑色轮廓来猜测她眼前的世界。每天晚上她很晚才回家,只要她的儿子没睡,她都会拿出那个存折,让她的儿子念出那上面的数字。她得知道儿子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,她得知道存折上面的数字已经非常接近。她笑了,笑出一滴眼泪。她的面前一片黑暗,深不可测。

只需要再领一个月的薪水,她就可以带着儿子去远方的城市动手术了。然而此时的她,已经接近于全盲。那个月的薪水装在她的口袋里。那笔钱不多,可是对她却无比重要。她走在马路上,摸索着向前,那条偏僻的马路车辆稀少。她慢慢往家的方向走,尽管走得很小心,可是身体还是一点一点地接近马路的中央。一辆汽车冲过来了,她听到橡胶轮胎在沥青路面上磨擦出尖锐刺耳的调子。然后,她的身体便飘了起来。空中她捂紧口袋,想起自己年幼的儿子。

醒来时她闻到刺鼻的酒精气味。面前影影绰绰,她听到一个温柔的女声说,您总算醒过来了!她问我是在医院吗?对方说是的,您是在医院。您被一辆汽车撞到了,有好心人拨打了我们的电话。她说撞我的汽车呢?对方说汽车已经逃走了。她问好心人呢?对方说

好心人也走了。她问我很严重吗?对方说不是很严重,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她说不行,我得回家看我的儿子。对方说您必须做一下全面的检查……我们可以同时通知您的家人。她说我只有儿子。我没有钱……我的钱得留给儿子做手术……我不能花我儿子的钱为自己治病。

她趁护士不注意的时候逃出了医院。世界伸手不见五指,她是凭感觉和记忆回到家的。她浑身都痛,她跟跟跄跄。她回到家,喊来她的儿子,她说帮我看看我口袋里的钱。儿子说,两千三百五十六块。她说那存折上呢?儿子说,十五万六千九百三十块。她长舒一口气,笑笑。她说儿子,你愿意跟我去远方做一个手术吗?儿子问什么手术?她想了想,说,一个小手术……我保证它一点儿也不会疼。儿子问不做行吗?她说当然不行……为了你以后还能看见太阳,看见葵花,看见马路和楼房,看见大海和高山,看见你的朋友和你的妈妈,你就必须去做。儿子想了想,愉快地说,好吧。母亲就笑了。她摸着儿子的脸,心里对自己说,现在,你可以放心地瞎了。

她流下一滴眼泪,正好砸中儿子的眼角。

(周海亮 来源:文苑)



## 只打他座机的女人

他来自农村,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,除了朝气蓬勃的青春和满脑袋的梦想外,一无所有,在这座讲究现实的大都市里,懵懂而激动地谈了几场恋爱,都无疾而终……

很意外的是,那场相亲,竟让他和这个女孩彼此相悦,她是本市姑娘,不但人长得好看,而且文静内向,笑起来,总是羞羞的。

恋爱中,他的心总是提着,担心她会在某一天,像前几任女友一样,用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他分手。等她为他生了白胖胖的儿子之后,他的心才踏实下来。他会望着她沉静甜美的睡相想着:今生今世,一定要善待她。

儿子一岁,他辞了职,经营了一间不大的贸易公司。公司越做越大了,她依然在一家商场做着会计,工作辛苦,薪水也不高。他多次劝她干脆在家里带儿子吧,反正家里也不缺她那几个钱。

她总是笑着拒绝,“一个经济不能独立的女人容易慢慢失去尊严”。

他也就再勉强她。公司不断扩展使他越来越忙,几乎很少回家吃饭。大约快要下班时,她总会打电话问:今天晚上,你回不回家吃饭?

时间久了,她的电话一来,不需开口,他就能猜出她要说什么。说实话,他有点烦。而且,她每次打他电话,都必定打他办公桌上的座机,若他不在,她会顺口问问他的助理,去哪里了?什么时候回来?等到他回来了,她再打过来。

就算他到外地出差,也是这样的情形。她会让他把酒店的电话号码用短信发给她,然后,她再给他打过来。

有时,朋友或是生意伙伴,甚至他的下属都会玩笑着说,嫂夫人看得好紧啊。这会让他脸一阵阵发热,不由心生怨怒,觉得自己男子汉形象,生生地被她的这些电话给葬送了。

他心里有气,回家后就没好脸色,她以为他在生意上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,就轻声细语地给他端茶倒水,甚至和儿子一起逗他开心。

后来,他遇上了一位貌美如花、风情万千的女子。开始,他想着她的好,曾经犹豫过,但很快,他的心就横下来了。他想起了那些电话。便自我宽慰说:她整天盯梢似的打电话不就是怀疑我有外遇吗?既然她都这么想了,我干吗要枉担这个莫须有的猜测?

于是,他就变成了一个有情人的男人,有时,他和情人约会或是借口出差带着情人去外地过几天神仙日子时,她

依然会发短信问他住的酒店的座机号码。开始,当他接着情人和她通话时,心里还有些内疚,久了,也就麻木了,倒是当他放下电话后,情人用嘲笑的眼神看着他,吃吃地笑着,让他觉得很没面子。

他憋着一肚子气回来,就找茬和她吵。她呆呆地看着他,眼泪扑簌簌落下来,好像不知自己错在了哪里,他也斜着她,恶狠狠地想:真会表演。

本来,他心里就有气,再看看妩媚风情的情人,对妻子就更多了几分厌弃,不仅不再感念她当年的好,甚至,一想到回家脑袋就疼。情人对他的迷恋好像越来越深了,常常在午夜时打他的手机。那时,他就会拿着手机,蹑手蹑脚地把自己关在阳台上,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。

有时,她会醒过来,敲敲阳台的门,隔着玻璃说:以后你在家时,就让他们打座机吧。

他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:不就是想知道这个深夜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么?她也太低估他的智商了,家里的座机有来电显示。

他的心早就跑掉了。大约一年后,他拎着一口简单的箱子离开了家。一个月后,他们办了离婚手续,儿子留给了她。

离婚后,她偶尔会因为儿子的事给他打个电话,依然是打他的座机,依然是他不在时就短信问他所在处的座机号码。他心里虽然不悦,但想到她毕竟是儿子的母亲。

没忍住的那一次是他和情人在外地度假,她发短信说儿子想和他说话,让他把酒店的座机号码发给她。当时,情人就偎在身边,也看到了短信内容,把性感的小嘴巴撇得老高。他也恼了,回想这些年,她的电话给他脸上抹了多少黑啊,搞得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他怕老婆,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及时汇报。他越想越气,径直把电话打回去气冲冲地说:拜托,我们已经离婚了,你能不能不要管得这么宽……

他乱七八糟地喊了许多话,电话另一端的她,一句话没说,等他消停下来,她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:为什么你要以为我是在猜疑你呢?我要座机号是因为打手机有辐射。后来,他们复婚了,生活得平静而甜蜜。

一次,他问她,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非要让我找个座机通话的原因呢?

她笑着说:有什么好说的,手机有辐射是常识啊……

(连录 来源:中外文摘)

## 买光她报纸的男人

苏玲焦急地望着窗外的雪花,然后从腋窝里取出温度计,递给老公。老公看后说:“都烧到39℃了,今天就不要去报亭了。”

“不去不行,今天的报纸放到明天,就是废纸了。”苏玲咽下几片药还是踩着湿了鞋的积雪走了。来到报亭刚坐下,送报员就来了。看着这些报纸苏玲犯愣了:这鬼天气。要什么时候才能卖完呢?

就这样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苏玲才卖了10多份报纸。这时,感冒开始发威了,浑身酸痛,头晕脑胀的苏玲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打气:“再坚持一会儿,再坚持一会儿!”

就在这时,外面有人敲窗户。苏玲拉开窗户,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对说:“大姐,今天的报纸还有多少份?”

“你要晚报,还是……”

中年男人不停地搓着手,说:“凡是今天的报纸,不论是晚报还是日报,我全要了。你看看一共多少钱。”

“是不是王刚让你这样做的?”苏玲怀疑这个中年男人是老公安排的,老公心疼她,这样做是想让她早点回家。

中年男人不解地说:“王刚是谁?我不认识他。我买这么多报纸,是替我们单位的职工买的。”说着,他掏出钱,从小窗户里递过来,接着说:“你快点吧,天这么冷,我还急着赶回去呢。”

苏玲也是实在撑不住了,于是就收了钱,把一

大摞报纸递给了中年男人……

第二天那个中年男人在苏玲到报亭后不久又来了,还是说要买当天的全部报纸。苏玲就觉得纳闷了:“你为何要这样做?不说真正原因,这报纸不能卖给你。”

中年男人犹豫了一下说:“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那位老太太。”说着,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凉亭,在那个凉亭里,背对着这边坐着一个卖报的老太太,衣着破烂,寒风把她的满头白发吹得很乱。

过了片刻,中年男人接着说:“老太太也是卖当天的报纸。我买走了你的报纸,老太太那边卖得就快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去买她的报纸?”苏玲不解地问。

中年男人解释说:“头几天。我也是把老太太的报纸全买了,可是几天后,就被老太太识破了,她死活不卖给我了,还说她不需要别人可怜。”

“可是,你这样也不是办法呀。”

中年男人尴尬地笑了笑:“我倒是想了个长远之计,就是想让你的报亭换个地方,因为你和老太太离得太近,而这里的客源是有限的,所以……我会给你赔偿的,一年1500元,你看怎样?”

苏玲很为难,如果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离家远,不方便不说,一切都要从头再来。

中年男人见苏玲很为难,就说:“这样吧,你考虑

一下,明天我再来。”可刚转过身,他又回头说:“大姐,我建议你去看看那个老太太。”

中午的时候,苏玲抽空来到老太太的身边。当时老太太正在吃午饭,一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瓷缸,瓷都快脱光了,里面盛的不是粥,也不是菜,而是白开水,老太太一手拿着馒头,一手拿着一块老咸菜,慢慢地吃着……

到了第二天,中年男人来了,苏玲张口就说:“我同意搬走。”

中年男人笑了,说:“你给我拿本杂志,就是那个《爱心百分之百》吧。”苏玲转身去拿杂志,等回过头来时,发现中年男人不见了,面前的架子上多了1500元钱。

很快,苏玲就把报亭搬到了别的地方。在那边,一连两个多月生意都很差,报纸经常剩下很多。不过慢慢地生意好了起来,这让苏玲的心里好受了一些。有时她还会过去看一下老太太,送件旧衣物或者吃的什么,力所能及地帮帮老人。在与老人接触的日子里,苏玲慢慢地了解到,老太太是个孤寡老人,四处流浪,10多年来,一直靠卖报维持生活,今年冬天才流落到这个城市里来的。

转眼一年过去了,又到了冬天,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。苏玲正在报亭里看报纸,突然有人敲窗子,她抬起头,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——是那个中年男人。

中年男人呵呵地笑着说:“去年我是做生意来到

这里的,碰巧遇到了那个可怜的老太太,看着她卖报,我就想到了母亲,和老太太一样,我母亲也是个自立的老人,我每年寄给她1万多元,她一分也不花,而是靠摆个小摊挣钱养活自己。”

“你母亲还好吗?”苏玲问了一句。

中年男人沉默了好久,才说:“前年腊月廿四,那天也下着雪,我母亲还是去摆摊了,结果冻死在了那里。当时我在外地谈生意,是一个好心的邻居把我母亲送到了医院,等我赶到了医院里,大夫告诉我,送来时,我母亲就不行了。”

苏玲看着中年男人,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短暂的沉默后,中年男人从兜里拿出一沓钱,递过来:“哦,今天我是过来送钱的,当初我们说好的,你搬走报亭,我一年付给你1500元,这是今年的钱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呢?”苏玲慌忙把钱推了过去,说:“去年你走后,你放到这里的1500元一分未动,天天拿到这里,希望有一天能碰到你,把钱还给你。”说着,苏玲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,递给中年男人说:“你看,拿来拿去,纸包都坏了。”

苏玲硬是把钱塞到了中年男人手里,说:“好兄弟,做好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,好事大家做。”

“对,好事大家做。”中年男人喃喃地说,“大姐,你这句话说得真好。”

一个月后,苏玲还是接到了中年男人的汇款,一共3000元。

(张维超 来源:中外故事)